

王安忆

岗上的世纪

蜀道难

荒山之恋

小城之恋

锦绣谷之恋

岗上的世纪

王安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岗上的世纪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7
(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321-4839-4

I. ①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8261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
策 划 杜 晗
责任编辑 郑 理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岗上的世纪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375 插页 2 字数 288,400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839-4/1 · 3787

定价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001

蜀道难

055

荒山之恋

173

小城之恋

255

锦绣谷之恋

339

岗上的世纪

蜀道难

天色昏昏，过巫峡了。

高而陡的崖峭默默迎面而来。到了跟前，却神奇地让开，默默擦肩而过。回头看，没了来路；朝前看，也无去路。巫峡沉默地迎面而来，擦肩而去。

上

黑天黑水之间，雾气在发亮。有一轮月亮，几颗星星，许多许多灯光。人声。

“冷吗？”她朝他又贴近了一点。

“不冷。”他打了个哆嗦。

她转过脸看看他，停住了脚步。她将他随便搭着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一圈，然后紧紧地交叠在胸前，扣上大衣，压住了围巾。他看着她的额头。昏黄的路灯下，额头很光洁。她把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，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凉。

脚步落在石板路上，清脆地杳杳着。雾气从黑天黑水之间弥漫过来，清冷而潮湿。

“能不能走快一点？”她问。冷而湿的空气浸透了大衣口袋，她手心对着他的手心，包住他的手，十个手指交叉着。她温暖的五指贴住他的手背，他冰凉的五指贴住她的手背。

“能。”他回答。

她转过脸看看他，停住了脚步，用另一只手拿过了他另一只

手上的旅行箱。

月亮暗淡了，星星消失了。灯光和人声，还有船。

“那是我们的船。”她抬了抬下巴。

“可不是。”他抬了抬空着的手。

“不，是那只。”她纠正他。

沿着江边，沿着雾气，很宽阔的路。很多的人，沓沓地走着。

到了入口处，突然阻滞了。扁担横七竖八地插在人群里，包裹在人群头上滚动。沿着江边，沿着雾气，仍有不断的人沓沓地走来，阻滞在了这里。

“等一会儿吧！”他说。

“不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何必和他们去挤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事。”

“不。”她说。她挤进人群，把他拉了进来。前边是一条扁担，笔直地戳到了他的胸口。他只能牢牢地握住这扁担，以此为支点来抵抗身后的压力。他握着扁担的手颤抖起来，眼看着那扁担就要像一把剑似的插入他的胸膛，他是连退路也没有了。他喘息起来，他再走不动了，可他必须要走。后边的人不让他不走，她不让他不走。她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，握着他的手。他觉出了这只手的粗糙，有一排硬硬的茧子。这只手忽然狠狠地推了他一下，他失去了重心，不由得松开了扁担。那扁担从他胳膊边上歪了过去。他站不住了，却摔不下去，人群挟着他，她的手像一把钳子一样钳住了他。入口通过，人群忽地膨胀开来，趁着惯性跑了起来。他跌撞了几下，终于站住了脚，人群绕过他们跑去。

“歇一会儿吧。”他喘息道。

她看了看他，终于允诺了：“好。”

“船票呢？”他忽然想起了，大声地问。

“在这里呢？”她放下旅行箱，从口袋里掏出票来。

“哦。”他吐出了一口长气，接过票，仔细地看这两张硬纸片，上面粗糙地印着一些字。凭着这票便上船了，渡到彼岸，是否太简单了些。他在想。

“走吧。”她拿过票来，仍然放进口袋。天白了，水白了，前边是码头。

“好。”他同意走了。

上船的路，是一条一条窄木条排成的。江水在木条下翻滚。江水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的，是浊绿的，像是走在一条一条的江水上，头昏。

“别看脚下。”她嘱咐道。

“好的。”他试着抬起头看天。天，很远，很高，无可依傍，脚软。他又重新看脚下，一条一条浊绿的水从脚下过去。

“喂，看着我。”她摇摇他的手。

他抬起头侧过脸看她，她的额头在晨曦里显得有些苍白，依然光洁，离他很近。他看见那额角边，沿着头发，有几颗细细的粉刺。心里踏实了一些。终于找着了依傍。一条条的绿水走完了，上船了。换票。

四等舱，十个床位，占了八个，只剩两个上铺了。幸而是挨在一起的，他的头挨着她的头。

“我累了。”他爬上床，床上只有一床垫褥，没有毯子，也没有枕头，他便靠墙坐着。他的下铺坐着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，在抽烟。

“同志，您的枕头和毯子在哪儿拿的？”她问他。

“拿着船票去那边领，每人有一套。”他回答，口音是南京的。

她出去了。

他坐在上铺。人，从门口来来去去。一个小孩子扒着栏杆站着，对着江水吐唾沫。江水白茫茫，天色白茫茫。白天白水之间，水平线，不知是明着还是暗着。

她进来了，两条毯子搭在肩上，一手抱着两个枕头，另一手托着四个肉包子。

“吃点东西吧？”

“不饿。想喝点汤汤水水的。”他看那包子，包子的形状很奇怪，不方不圆，歪歪扭扭。

她把包子在床头小柜上放下，顺手拉开柜门看看，里面是救生衣，满满的。她把两个枕头都放在他的床头：

“把大衣脱了，躺下。”

他顺从地脱了大衣，解下围巾，躺下了。枕着两只枕头和两条胳膊。

她坐在她的下铺床沿，开始吃包子。床上躺着一个女孩子，脸朝里。

小孩子扒着栏杆，对着江水吐唾沫。走过来一个小伙子，站在小孩子旁边，拿起照相机对镜头。风吹起他风衣的一个角。他放下照相机，把手插进口袋，那片衣角压住了。他走过去了，小孩子也走过去了。下铺那南京人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倚着门站住，挡住了白天白水。

他移开视线。第一张双层床的下铺坐了一个妇女，抱了一个

小小的女娃娃；上铺放着一叠捆在一起的盒子，武汉特产；第二张双层床铺得很平整，领来的枕头上各铺了一块自家带着的花枕头巾，有一只鲜红鲜红的旅行包，还有一把三折头的尼龙花伞；第三张床下，坐着她。她在吃包子，头发有些蓬乱，有些脏，受了潮，一股一股黏在一起，却格外地黑了起来。没有任何形状，比短发长，比长发短，拦在耳朵后边。削瘦的腮帮轻微而有力地嚼动着，然后，微微一伸脖子，咽了下去。

广播里在说什么，哇啦哇啦的。南京人从门口回来，从床上拿了什么又出去了，她站了起来。

“食堂开早饭了，有面条，我给你买一碗。”

“有汤吗？只要汤就行了。”

她站在他的铺前，拿起他的一只手，搭他的脉，看自己的表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……”

他看着她的眼睛，很大，形状也好，睫毛很长，眼角却有了皱纹，下眼睑也有点松弛。

“三十八，三十九，四十，四十一。”她放开他的手，摸摸他的额头，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：“你是累了。”

她走了。进来一对年轻人，女孩子穿着大红的开襟羊毛衣，里面是高领的白毛衣，一肩蓬蓬松松的长发。男孩子穿黑色皮夹克，琇琅架眼镜。男孩子打开旅行包找什么，女孩子将一面镜子立在上铺上，对着镜子照。将头发拢到脑后，再把头发散在肩上：

“你说，哪样好？”她问他。

“都好。”他说。

她反倒为难，把头发拢到脑后，再散开在肩上。

然后，他们一起出去了。她进来了，端着一碗鸡蛋汤，手心里捏着一块牌子。

汤是用山芋粉勾的芡，黑而稠，鸡蛋花滞在里面，一动不动。胸口发堵。试着喝了一口，不曾料到，这般滚烫滚烫地直从胸口下去，像是烫开了一个出口，舒坦了一些。他感激地向她笑了笑。

她将手里的牌子扔起来，又接住：“两毛钱押碗费，吃午饭时去退好了。”

门口忽然拥了很多，挤在栏杆前。船动了，起锚了。

“出去看看吧！”她说。

“好。”他答应。爬下铺。一只脚踩在下铺，一只脚摸索着找鞋。她将皮鞋踢到他脚下，他踩住了一只，又踩住了另一只。

人，围满了船栏，他们在后甲板中间站着。江鸥飞着，太阳朦朦胧胧地出来了，投下淡淡的阳光。风很大，且凉。

他脸上的汗毛孔胀大起来，不再那么白净细腻。

她眯起眼睛，眼睛红红的，像要流泪。她是个沙眼患者，他发现。

船开了。有人在讲三峡的传说，忒性急了。

“串连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从韶山回来，到了武汉。有个同学提出要走三峡，去重庆，再去峨眉山。他说，峨眉山上佛光。”

“哦，佛光是不容易看到的，要好太阳。而峨眉山上难得有好太阳。”

“我们都要回上海。出来一个多月，身上长了虱子，想家想得要死。最后他一个人去了。”

“他看到佛光了吗？”

“后来没有再碰到他。听说他后来去了江西一个林场，伐木时一棵树倒了，压断了他的腿。”

“放树是有讲究的。它有一定的倒向，根据锯痕。”

江鸥跟着船，江岸很远，慢慢地退。

“前年，暑假里，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去了桂林。有一天早晨，我一个人出来散步。”他说。

“桂林，我没有去过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一抬头，石林在我眼前，静静的。它们站出那么多姿态，像是有着许多故事，像是活的。”

“大概真是活的。”

“人多的时候，它们缄默着，没有人的时候，它们才活泼着。”

“可是我听人说，看长了，看多了，石林就像是一片石头的墓地。”

他突然缄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勉强说：“也许，是有一点。”

她也缄默了，将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，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依然凉。

“我们进去吧。”他说，又加了一句：“风太大了。”

“再站一会儿，风很清新。”她说。

江岸近了，江面像是窄了。江鸥依然跟着船。太阳出来了。

“进去吧，我累。”他说。

“好吧。”她注意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说。

南京人躺在床上，看一本《收获》。她下铺的女孩子睡醒了，坐在床沿上织一件毛衣，花样很复杂，叫什么“阿尔巴尼亚”

花，在上海，这是五年前的花样了。

他爬上了铺，她也爬上了铺。他们倚墙坐着。她看着他的袜子，深蓝的腈纶丝袜，干干净净，一点没有挑丝。他看着她的袜子，丝袜，透明得像没穿袜子，清晰地显露出脚踝上一个褐色的疤痕。

“插队落户因水土不服，后来，变成了湿疹。这一块，正烂在这里，烂出了骨头。”她说。

“这里的肉少，一烂就露骨头。”他说。

“我第一次看见人的骨头，我恶心，却想看。赤脚医生不让看，包上了纱布，我回去揭开纱布看。”

“要感染的。”

“留下了这疤。”

“幸好在脚上。”

“脸上也有，是夏天生疖子。”她指了指脸颊上一块淡褐色的斑痕。

“几乎看不出。”

“半年不敢吃酱油呢。”

“你也爱漂亮吗？”他看她。她没有一点修饰，并不难看。只是想象不出她打扮之后，会是怎样的。

“爱得不知道怎么打扮才好了，直到最后，才得出一个经验，不打扮，以守为攻。”她笑。

他也笑。他看她的手，仔细地看。她的手不白皙，手背上是一冻疮留下的疤，一片连一片，深褐色的。他怜惜地握住了。

“我挺贱，在安徽从来不生冻疮，回了上海反倒生得一天世界。”

“那是因为，上海的气候太潮湿。”

“我插队的地方叫冯井。我到的那天，大家都来看我，活儿也不干了。”

“乡下人看上海人，就像看外国人。”

太阳穿出云层，把江水照得闪闪烁烁。

“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同学走在淮海路上，听有人叫我们大哥。我们吓了一跳，回头看看，一个大男人站在身后，他叫我们大哥。”

“大约是外地人。外地人都这么叫，叫我们则叫‘大姊’。”

“他说他从安徽来，找朋友。朋友没找到，钱却叫小偷摸走了。他向我们要钱和粮票。”

“那是要饭编出来的故事。你给他了吗？”

“我总共只有一角钱二两粮票，都给了他。我们同学一分钱也没有，只好不给了。”

“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”她爱怜地看着他。

“他开口讨了哩。”他不好意思地喃喃着。

“你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已经插队了。”她又说。

“你吃了太多的苦。”他说，看着她。

“安徽是很苦，”她避开他的眼睛，“老乡们用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做衣服。一般人还得不到，也是干部的特权。有个顺口溜是这样的：队长一条裤，花钱一毛五，后边是‘日本’，前边是‘尿素’。”说着，她自己先笑了起来。

他也笑了：“这才是民间文学呢，作家们想不出的。”

她大笑起来。

他也大笑。他们忽然兴奋起来。

“你插队的时候，我们中学里也不太平。统统到川沙劳动，一去就不让回了，说要打仗，战备，疏散人口。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”

“我们在乡下就盼着打仗，这样就没有户口了，都可以回上海了。”

“半夜里，忽然紧急集合，穿好衣服，打好背包，再挟只小板凳，跑步八里路，去公社看电影：《白毛女》。上面北风吹，下面我们抖索成一团。”

“那次，邻庄十里堡来了电影，越南片子：《森林之火》。记得吗？里面有个老头跳大神：天灵灵，地灵灵。我们走了十里地去看。那放映机是用柴油机发的电，柴油机不大灵，平均三分钟断一次片。”

“我们有个同学后来回了一趟上海，说上海真地备战了。玻璃上贴了米字条，为的是飞机来轰炸，玻璃窗碎掉就不会有声音。不会暴露目标了。”

“我们那里，一到冬天，家家就合计，要出去讨饭。一般总叫妇女带着孩子去要，这样容易要到。”

“我们在乡下听说，上海文化广场火烧了。巧真巧，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歌舞团正要到文化广场演出，这一下，只好不来了。”

“在那里，要饭总能要到。人人都会给的，往人家锅边上一站，没有不给的道理。因为人人都要过饭，自己没要过，自己家里人也要过。”

“后来，在乡下待长了，学校里也松了，不叫我们劳动，也不叫我们军训。天天睡在被窝里，被子脏得要命，也不会洗。”

“我们大队书记自己不能去讨饭，就让家里人去蚌埠讨，他

一个人留下来带大家救灾。”

“后来，我们从乡下回来了。”

“后来，书记下台了。”

“不晓得战备怎么又解除了。”

“因为他自己作主，把一头病驴杀了分吃掉了。”

“后来才知道，是林彪搞的什么一级战备。”他大笑。

她也大笑。他们都异常地兴奋。太阳闪闪的，异常地明亮。

“那时真没出息，才下乡三个月，就想家。”他说。

“为了离家近，我们都争着去安徽，虽然那里苦。”她说。

“不过，一回到家，就把想家那滋味忘了。我们都吵着要跟高年级的人去内蒙古，去黑龙江，好像越远越高兴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同学要走远，他去了云南。”

“结果哪儿也没去成。”

“他一直没回来。有人说，他硬让人扣着结婚了。还有人说，他去了不到一年就出了国境，到缅甸了。”

“再没见过他？”他问。

“再没有。”她说。

他不说话了。

她也不说话了。

那女人在逗孩子，说的是四川话：“九十九道拐拐，九十九道弯。九十九道拐拐，九十九道弯。”念到“拐拐”的时候，她把孩子举起来，念到“弯”的时候，又放下来，在孩子颈窝里响亮地亲一下。“九十九道拐拐，九十九道弯”，不知是在说一道山，还是一条水。

喇叭里哇啦哇啦地又在说话。是告诉大家午饭的时间和午饭